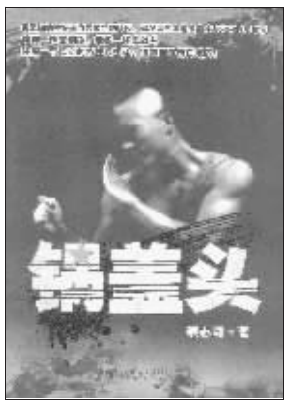
潘连打了造假新闻的周股长,最终转业了

11



裴志海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一个被人认为是小流氓的少年,中学毕业后,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参军入伍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青春。从“红四连”的步兵到特种兵大队的特种兵,再进入“狼人”集训队,经历了诸如纪律、爱情的种种考验,一块废铁终于炼成了一个钢铁战士,一个真正的特种兵。

[上期回顾]

我住院那段时间,莫小洛经常来看我,一来二去,我们就相爱了。莫小洛给我讲了她和以前那个班长恋爱的故事,事情和我原先知道的完全不一样,这事让我更加喜欢莫小洛了。出院后,我和莫小洛的地下恋情悄悄进行着。不久后,潘连出事了。

军旅文学

周干事要为潘连写个人物通讯

事情是这样的:潘连还是副连长时,参加全军特种兵比武,综合成绩第一。这是很不简单的,参加比武的都是全军特种兵精英,第一名那是什么概念?那是可以到国际上参加“爱尔纳·突击”侦察兵竞赛的,事实上潘连还真参加过。

潘连参加的是哪一年的竞赛我就不讲了,我讲了你一查就知道我们是哪支特种部队了,弄不好我就是泄密了,这种事咱绝对不干,但可以告诉你的是,潘连他们去的那次也绝对让中国特种兵扬眉吐气。

潘连回来后就立了一个一等功,年底被评为了优秀党员,本来还准备提前晋职,大队让周干事来给潘连写个人物通讯,在军区报纸上宣传一下。周干事奉命来采访潘连,潘连开始还不感兴趣,说:“我没什么事,就是天天带着战士们一起训练,有什么可写的呢。”周干事软磨硬泡,说是组织交待的任务。潘连想了想,觉得他说得有点道理,再说,这还是组织上交待下来的任务,潘连不敢马虎了,就专门抽出半天时间,还把文书叫来,说是自己有记不清的地方,让文书补充。他主要谈了训练上的事情,但周干事觉得不过瘾,一再让他谈谈家庭。潘连说:“我家里没什么事啊,父亲早在我上中学时就去世了,母亲在家里,我兄弟们多,都是他们在照顾。她生活得好好的,我每月都要给她寄回去两百块钱,吃穿不愁,在我们村里的老太太中,她算是最有钱的了。怎么,这个也要写?”

周干事忙说:“不写不写,那你爱人呢,她是不是下岗职工?”

潘连笑了笑:“算是下岗农民吧,她本来是农村的,现在在外面开了一个小店,买了一台机器,专门给人家加工毛衣,一个月赚个三四百元钱,关键是有个事情干干,不然她闲得心慌。”

周干事又问:“他们支持你工作吗?”

潘连不假思索地说:“支持支持,我是个军官了,在我们老家,那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。我妈还到处给人讲,让人家眼红得不行。我妈就让我在部队好好干。我爱人也不错,我们从来不吵架的。”

潘连动手打了周干事

那天文书还没到连队,就举着报纸像举着一个炸药包冲了过来,嘴里还喊着:“连长连长,你上报纸了!”

潘连很高兴,拿过来一看,上面还有他的照片,篇幅挺长,有千把字了,潘连更高兴了,还笑着骂了一句:“这个狗操的周干事,还真有两把刷子!”但潘连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,那篇报道几乎没提他讲的那些军事训练方面的事情,就是开头提了一句,说他在全军特种兵比武中获得了较好的名次,曾经参加过“爱尔纳·突击”国际侦察兵竞赛,立过一等功云云,下面就写他以连为家,一心扑在工作中,母亲在年初得了癌症,要动手术,但为了连队的训练,潘连只是给家里打了次电话,没有回去。他又让潘连的父亲多活了十来年,说他是去年得病死掉的,那时部队正好要参加一场重大军事演习,潘连给自己的哥哥打电话说:忠孝不能两全,我不能回去了,替我给父亲多磕几个头吧!然后把眼泪一抹就上演习场去了。还讲了潘连的爱人是个下岗职工,家里非常困难,就靠给人家洗衣服赚些钱养家糊口,住的房子在下雨天就要漏雨,但潘连“为大家,舍小家”,没时间修理。整篇报道写得绘声绘色,让人一看,觉得潘连这家人的命运真是太苦了,简直是没法活了,潘连的奉献精神太感人了。

潘连的脸立马红了,他看了看周围的兄弟,这份军区报纸是订至班的,大家堆在一起抢着看,都觉得这是好事,自己的连长上了报纸,光荣啊。弟兄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,有几个老兵甚至还过来叫着让潘连请客。潘连突然吼了一声:“请个鸟,都给我扔了!”

潘连说完,拿着报纸,气冲冲地跑到了宣传股,把那份报纸扔在了周干事的脸上:“你他妈的写的是什么玩意?你给我说说,你哪句话是真的?”

宣传股的人吓了一跳,愣愣地看着潘连,周干事脸也红了,他拿起那份报纸,喃喃地说:“新闻嘛,哪能百分之百地都按实际来写,不都得拔高一点嘛。”

潘连指着他的鼻子,气得手都发抖了:“我不需要你拔高!别人不知道,还以为是我给你讲的呢,我这不成说假话的吗?我还怎么带我们连的兵?我他妈的被你写成什么人了?我难道就是那么狗屁不通没一点人情味吗?”

周干事还不服气,说:“你自己不讲谁知道没有这事?这些事不是会衬托得你精神境界更高嘛!”这句话把潘连惹火了,潘连上去推了他一下:“你他妈的还有理了!报纸就是被你们这些鸟人弄得都没人看了!”

周干事也很生气:“你什么意思?我替你宣传,你不感谢我就算了,你反而倒打一耙……”

潘连冷笑了一下:“你宣传我?你他妈的让我丢人现眼了!”

周干事摆了一下手,不耐烦地说:“算了算了,不和你说了,狗咬吕洞宾,不识好人心!”

他说完这句话,潘连的拳头就过去了:“你还嘴硬!”宣传股的人赶紧过来拉住了潘连,潘连还在那里挣扎着要去揍周干事,最后连政治处主任都惊动了,那时政治处主任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委,他就是从那时开始不喜欢我们潘连了。他过来黑着脸熊我们潘连:“潘铁军,你在这里闹什么?你还像不像一个副连长了?你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?”

领导都被惊动了,潘连不好意思再闹了,但他走时还当着主任的面给周干事丢下了一句狠话:“小子,你给我走着瞧,你敢再到我们连队,我见一次收拾你一次!”

潘连后来真成了连长,周干事也当了股长,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,他们两个人关系好了一点。

但这次周股长还真是把潘连惹火了。

潘连被处理转业了

事情还和上次去友邻那个炮兵团参观后勤生产的事有关。这事都快过去一年了,有次我们连指导员到周股长那里玩,两个人是老乡,说话就很随便,聊着聊着不知怎么扯到了潘连身上,指导员就把这件事当做笑话给周股长说了。谁知道,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周股长手又痒了,连夜写了一个通讯报道,开始就讲,集团军后勤工作组到了特种大队,看到一块菜地如何如何好,到了养猪场,看到一个连队养的猪如何如何好,最后一问,才知道是特战一连的。这次工作组下来本来就是专门检查一连的后勤生产的,非常满意。然后就是倒叙,说潘连在那次参观时,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,当场立下军令状,让工作组两个月后再到我们连队看看。回到连队后,潘连痛定思痛,主动向兄弟部队学习,买来种菜养猪的书刻苦钻研,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后勤生产“翻身仗”。周股长不愧是当过新闻干事,那篇报道写得活灵活现,就像真的一样。

潘连这次干得更鲁莽了,他气冲冲地跑到宣传股,把报纸扔到人家面前,吼了一声:“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?写这种狗屁东西还真写上瘾了!”人家还没反应过来,他上去就给了人家一拳头!别人急忙过来拉住他了,他还用脚去踢人家!这还了得,他基层一个连长,居然跑到上级领导机关闹事,还动手打了人,并且还是个股长!

大队开会研究这事时,李大队长还想保住潘连,说这个事周股长也有责任,你写新闻报道没错,但你总不能乱写吧。我看,给潘铁军和那个股长各一个严重警告,让他们写个检查,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念念就行了。

但李大队长这个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了。最后终于作出了决定,潘连被记大过一次,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做检查,向周股长认错赔礼道歉,年底调职晋衔不予考虑。周股长也要就他写假新闻一事做检查。

大队把这个处理意见上报集团军,集团军认为处理太轻,一个连长,跑到机关去打股长,全军罕见!这是和平时期,如果放在战场上,够执行战场纪律了!集团军抓着不放,潘连最终被处理转业了。

刘林去西藏散心,陆西若也跟来了

8

美良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深圳的孤单剩女刘林。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钻石王老五陆西若,两人从误会到相知,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产生了爱情。但刘林并没有因此将生活的重心转到陆西若身上,爱他但不依赖他。刘林的生活一波三折,最终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归宿……

[上期回顾]

陈树风把陆西若和他的初恋尤梦清的事情告诉了刘林,原来因为尤梦清的背叛,导致陆西若变成如今这种孤僻冷酷的脾气,现在尤梦清死了,陆西若情绪低落,开始迷上醉酒飙车,陈树风希望刘林去开导他。在周日早晨,茵子跑到杨杨门口叫骂,刘林不小心将茵子推倒,茵子流产了。

情感天空

逃往西藏

刘林一直无法走出茵子流产的阴影,虽然每个人都劝她那是意外,但她仍旧无法为自己开脱。那是一个成了形的孩子,再过四个月,就要出世了,然后慢慢地成长,由天真的孩童长成一个有独立思维、独立人格的大人,可是自己却剥夺了他来到世间的机会。

刘林清醒的时候,也很清楚自己的状况,尽力自我调整。长时间失败后,便向陆西若提交了辞职申请。她打算离开深圳一段时间。脱离这个环境,离开这里所有的人,或许可以帮助自己忘记此事。刘林打算去西藏,因为西藏可以使她的心宁静,如果世间有一味药可以疗她的心伤,那味药便是西藏。

刘林原本不打算去找陆西若的那位朋友梁思言,但她一下火车,刚走出检票口,远远地就看见一人举了一块牌子,醒目地写着“刘林”,够夸张的。

刘林决定混在人群中悄悄溜走。然而尚未走出几步,便让人拉住,回头一看,正是那举牌的人。刘林诧异。举牌的人笑,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,而他的皮肤棕黑,这一笑,黑白分明。他道:“幸会,我是梁思言。”刘林只好尴尬地笑了笑,与他握一下手。

梁思言道:“我在这等了一星期。因为不知道你到底是坐火车还是飞机,还是以别的方式进藏,所以又派了人去机场、汽车站等。”他这话一出,马上击中了刘林的软肋。之前心里的抗拒片刻间消失大半。

刘林半晌道:“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梁思言看着她,再次黑白分明,不知为什么,刘林喜欢他的笑。

梁思言道:“你说。”

刘林说:“我这阵子状况不是很好,陆西若应该告诉过你。”

梁思言道:“我知道。”

刘林又说:“所以情绪不会很高,而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,这些请你不要跟陆西若讲。”

梁思言过了一阵子才道:“你心事太重。应该不仅仅是茵子那件事。”刘林愕然,不由得止步。

梁思言看着,不易察觉地锁了一下眉。陆西若给了他一大难题,他以往诊断过的人,至少知道自己将什么压在了心里,稍加引导,即可找到渠道释放。而刘林完全不同,她对那些积压在心底的事情,选择刻意地忘却,又有着某种程度的保护,不让人去碰触,更不让自己去碰触,所以终令自己相信自己心中什么事情都没有。那都是些什么事情?程度极有可能并不轻于茵子流产事件。

进藏已经一个星期,刘林哪里也没去,整天就到布达拉宫广场上坐着,在高原的骄阳之下,赤裸着脸孔。相比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的那些女游客,她显得过于不爱惜自己的皮肤。实际上她的那张脸,刚晒到次日便已开始蜕皮,接下来也就习惯了,更加想不起来去做必要的防护。

根据梁思言的安排,刘林开始跟着住在他旅馆里的一名旅客跑西藏。据梁思言介绍,此旅客来自北京,自驾一辆越野车,叫吴事。听这名字刘林忍不住就乐,他的父母亲看来与杨杨的父亲一样,爱省事。

及至真正见到吴事,刘林讶然,原来那些影视剧里帅酷的男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存在。在她眼中,吴事几乎可以媲美阿尔·帕西诺,美中不足的是少了阿尔的那份霸气,用《教父》中在西西里岛拥着新娘欢舞时的阿尔来相比就恰恰好。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花痴,很乐意这一段旅程有这么一位帅哥相陪。好色,原来不只是男人的专利。

从林芝回到拉萨,刘林的情绪明显恢复到状态上了。吴事整天拖着她去大街小巷找小吃。他们出出进进,气氛融洽,却把梁思言惹急了。他以为自己最初所担心的终于成了事实,而且已经发展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。因为吴事之前说过陪刘林跑完林芝即回北京,但从林芝转一圈回来,又不回北京,还要陪她去墨脱。这不能不引起重视了。急急忙忙给陆西若打电话,将刘林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。

梁思言道:“明天他们一起去墨脱。这一路多艰险,也意味着多的是共患难共甘苦的机会。据我调查的数据显示,一般男女,在共患难共甘苦的旅途中更容易产生感情。”

陆西若在电话这端抽烟。梁思言很显然误会了他和刘林之间的关系。既然是一场误会,应该心底坦荡才对,却莫名地有几分恼火。那个叫刘林的女人,不过是自己之前的员工,自己对她一时心仁,所以找朋友帮她,就是这些了。至于她与谁去墨脱,又与谁发展感情,与他有什么相干?

陆西若向刘林表白了

陆西若抵达西藏时,刘林和吴事及Q友已在去墨脱的途中。梁思言道:“我以为你应该会早到两天,我已经尽力拖延了他们出发的时间。”

陆西若道:“我在成都签一份合约,顺便过来。”

梁思言道:“除了梦清,刘林只怕是第一个让你这么费心的女人吧?”

陆西若深吸了口气:“我看你是误会了。十月份我和玉敏结婚,你如果有时间,不妨来一趟深圳。”

陆西若休息了一晚,次日即出发去墨脱。

听到陆西若进藏,刘林已经很诧异,再听到说他现在正在来墨脱的途中,更是惊奇。虽然上次一起爬山,陆西若已经小露身手显示他户外活动中非凡的功力,可在刘林眼中,他依旧是个养尊处优的生意人,出入以车代步。

陆西若次日傍晚时分抵达墨脱,找到刘林他们下榻的县政府招待所。因为途中遭遇了一场大雨,陆西若浑身湿透,加上临近夜晚,气温下降,不禁有些冷,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。有Q友要给他拿感冒药,他拒绝了,只是拿了干爽衣服换上,然后泡了桶方便面。

Q友站在他床前,拿手放在他的额上,一边嚷嚷道:“怎么烧成这样?差不多都有四十度了。”他以为是Q友在胡闹,想起身,结果全身绵软无力,这才肯相信,自己真病了。Q友跑了出去。

陆西若听见他在叫:“刘林姐,刘林姐……”还没有听到刘林的回应声,他又昏昏沉沉地睡了。沉睡中,陆西若做了一个梦,他梦见自己向刘林表白了。

醒来,腕上挂着点滴,刘林坐在床前发呆,老半天才发现他已醒过来,便拿手往他额头上试一下,随即嘘一口气,神情略显轻松。很显然他已退烧。

陆西若问:“吴事和小Q呢?”刘林道:“玩儿去了。”一边盯着他看。

陆西若道:“给我倒杯水。”她没反应过来,还是盯着他看。陆西若重复了一遍,她方才如梦初醒般,忙倒了水喂他喝。刘林的表现明显反常。

陆西若是有经验的,向刘林表白那段,也许不是梦,说不定是高烧中的胡话。究竟是梦还是胡话,他一时无法确定。犹豫许久,仍是没有勇气直问,绕着弯道:“我发烧的时候,有没有说胡话?”

刘林愣了愣,道:“说了。”

“说什么了?”他紧盯着她。

刘林沉吟了一阵,放松下来,坦然地回视他,道:“小Q之前问我,你和吴事两个人,如果让我选择其中一个,我会选择谁。我说我会选吴事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他比你帅,比你大方,而且钱不会比你少。”

陆西若心底明镜似的。那的确不是梦,刘林不会说谎,所以直接回复对他的感情所持的态度。也就是说,她拒绝他了。

他笑一下,没再做声。

刘林道:“该把针取下来了,我去叫医生。”走到门口,在门口发了一会儿呆,又返转,真诚地对他道,“陆西若,其实你这人很好,真的很好。你对人有情有义,表面上却无情无义,那都是你装的。”

陆西若恢复了冷漠,道:“别以为自己很了解我,我和你还没有熟到那种程度。”

刘林没有介意他的不友好,她本来还有话说,但见他显出不耐烦来,便不再多言,默默退了出去找医生。望着她隐去门后的身影,陆西若道不尽自己心中是后悔还是庆幸。

也许应该庆幸。高烧中的胡话,总是无理智下的不负责任的乱言,如果刘林顺杆爬,对他来说,不可谓不是一桩烦恼,首先十月份那桩婚事便不知要如何处置,还有那个等待做他新娘的女人,自己要将她置于何地?